

有意义的工作

□肖遙

Mark教授这学期的课程《建筑美学》有两个研究生在上。平时线下的课,师生聊得天马行空,脑洞大开,收获满满。今年因疫情只能上网课。Mark教授使用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用手机在工作群里回复,用电脑上课,同时用平板电脑和投影仪放PPT。为了应付督查和量化考核,他填了无数表格,还需要在临时生成的云平台上填写信息:在哪上,如何上,谁上谁听,课题概况,然后再把表格和信息分别发给研究生秘书、学院秘书、教学秘书,以及几个督导……他吐槽说这节云上的课,倒像是在龙卷风里上的,师生都战战兢兢兢兢疲沓。

令Mark教授苦恼的是,传道授业解惑是有意义的,但为啥附加了那么多无意义的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世纪30年代曾经预言,到20世纪末,高水准的机器自动化将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从而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寻找人生乐趣,追逐生活的梦想。然而,现实发展与经济学家的预言大相径庭,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却变着法儿使我们所有人更忙碌了。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柏的书《无意义的工作》里举了很多无意义工作的例子,比如奈杰尔的工作,他需要扫描几十万张会员卡积分卡的申请表,在“无聊到出神”的工作中,他简直要祈求神灵,希望下一份申请表有个错误,这项工作无人不在乎,也完全无用,让他觉得好像在参加一场个人耐力赛,一场为了比比谁更能忍受无聊而举办

的竞赛。罗伯特的的工作是手动给成千上万份文件重新加标签分类,会编程的他把这个事情自动化,节省下来很多时间,但他不得不装作忙碌……他觉得自己这个岗位的主要功能就是坐在椅子上,使得办公室像个办公室的样子。这种无意义产生的精神内耗,就像韩剧《我的解放日志》里的社畜廉昌熙的台词:“每次萌生离职念头时,我都告诉自己至少要撑过暑假,既然如此,那就中秋后再说。然后我又想,这样到了年底会很凄凉,春天也还算还可以忍受。最后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四季。”

沈大成的小说《花园单位》里有一个人物:很多职场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位同事,“长得唯唯诺诺,喜欢点头”。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溜出去长时间散步,回来时心情好转,乐观开朗几个小时,随即又消沉下去,人们找不到他,就去单位门口的花园里找他,但他越来越难被找到了,同事看见他的影子闪现在小径上,树木背后,拿着文件喊他的名字,他不理。得派出腿脚快,心思机灵的人去堵截才能成功。这个一走进花园就变身叛逆老员工的同事,回到办公室,又变回那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小说里的这位面目模糊的“同事”常年进行着严重的精神内耗,散步是他的麻醉剂,曾提供给他短暂的快乐,最终,“同事”将自己困在了花园里,变成了一棵树,每天发出无趣的、关于工作的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提出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

地做一件毫无意义甚至荒谬的工作。电影《最后的城堡》里典狱长折磨犯人的方式是,把一堆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再马上搬回来。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有一个观点,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比如婴儿随机动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小婴儿会重复这个动作,每次看到铅笔动,他就很雀跃。这简单的发现背后有个强大的隐喻:按照自己可预测的方式对世界和他人产生影响是人的本能。相反,一旦被剥夺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人类就什么也不是了。

识别一项工作是否有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小王子》的故事里,一个星球上有个商人,他天天忙于收集星星并把它们存在银行里,小王子却认为收集星星这件事全无用处,也毫无意义,小王子对意义的理解是“我有一朵花,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我有三座火山,我每星期都给它们通一次火山口,连死火山也不放过。谁知道死火山会不会再活呢。我拥有盼神迹一样无聊的工作,去做了一名水管工。我的理解是一项工作能够自我实现和与他人建立温暖链接,那就挺有意义的,比如治病帮人的医生,或幼儿园老师,和各种可爱的孩子互动,抱抱那些哭泣的孩子,哄哄他们,看到他们绽放出花朵样的笑颜。

劳作,笑意盈盈,悠然自得。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都看到啥人了?”德娃问。

“都是些平日里没脾气的,交恶的一个不曾见!”松爷爷回答。

德娃将船头往下摆了摆,神秘地说:“这回再看!”

松爷爷只是歪头一瞥,就看到了几个名声不是很好的人,围坐在一个露天茶肆里,人人捧着一盏茶,细酌慢品,似在沉思。他们中,有卖注水肉的二麻子,有算命大师三半仙,还有掺杂使假的磨坊主熊二毛,以及开地下钱庄的汤大嘴等人。他们个个低眉搭眼,面带羞色,不敢抬头看天。

“这都是些心重之人哪,不劳咱过多费目!”德娃回身,扳过松爷爷的肩膀,小船儿轻轻一颤,复又爬升前行。

很快,有小村依山傍水出现在视野里。粉墙黛瓦之上,“德娃小学”几个大字熠熠生辉。有条潺潺秋水流经学校门前,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撑船,摆渡叽喳喳的孩子。

松爷爷张大了嘴巴:“这,这,到底咋回事?”德娃转身,微微一笑:“家父因病早逝,俺打小孤儿寡母,幸得乡亲们资助,先上学,又学艺,成家立业后办茶厂攒了一笔钱,建起这所学堂,那个撑船的,是俺,这个摆渡的,也是俺!”

“哦,原来这样!”松爷爷似有所悟,一把攥住德娃的手说:“赶紧送俺下去,俺要画一幅世上最美丽的山水!”

小船儿摆了几摆,像朵莲花,打着旋儿落在一汪碧水上。松爷爷走出画中。

梦中醒来的松爷爷揉揉眼睛,窗外阳光正好,墙上山水依旧,一只老蜘蛛从书橱的一角爬出来,扯着若有若无的银丝,朝那幅山水画爬去……

寒露的寒,向着时令的深处滑进,一点点加重,落在秋气的褶皱里,成了霜降。

昨日,露中寒气咄咄,骨子里多少留有水的柔媚。而今霜之寒,多了秋末的硬气,贴在老树上,挂在草尖上,白晶晶似去年的陈雪。冰是睡熟了的水,霜则是微醺之后的露。霜与露,恰似岁月悬殊的血脉至亲,秋水在寒露吹凉之处,便是霜降吻过的地方。

霜降渐冻,却并未降霜。东汉王充《论衡》曰:“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凝者,皆由地发,非从天降。”秋愈来愈深,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在秋实里狂欢,把大地闹出了一派春色,直把杭州作汴州。霜降仿佛不合时宜,远远地清了清嗓子,脸色肃正,大难将至一般。不过终究只是一个象征,寒气是重了些,并未到彻骨的地步。仿佛一位慈爱的母亲训导犯错的么儿,竹条高高举起,狠狠打将下来,落在细嫩的皮肉上却是温柔的抚慰。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霜降早晚凝冷,秋水收敛装出来的风度,在沟壑中沉积,寂寥无声。山林色重,涂满油彩般绚烂,无风的霜降曲高和寡,一片枯叶悄然落下,山林里显出山的本色。院子里,小路边,老树孑然,大多枝叶凋零,如年近古稀的老人,须发稀疏,饱经风霜的眉宇间多了几分苍凉。季秋之月,霜降匆匆出场,是为冬令收拾屋子的。

时常出门是要看天的,霜降的天却看不通透。灰白的空气中似乎有雾,似乎有云,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凝结的冷气迅速灌入,堵在鼻息里

霜降晚秋

□郭发仔

纠缠,又纷纷四处突围。添一件纱衣,再加一件贴心小褂,将霜一般的寒气隔离开来,心便安了。但霜降的冷是真,午间才是她最软的地方。太阳忽地窜出,激情高涨,丹田之气提上来,似乎要高歌一曲,却有些生怯,躲在白的灰的云后,压低嗓子快意了一番,硬是憋出一身毛汗来。即使日不露头,午间的空气也膨胀了许多,走在岑寂的秋里,迎头撞上一股毫无来路的热,两眼之间隐隐的有些黏糊起来。

元代文人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咸俯。动物灵敏的嗅觉,是时令的感应器,蚂蚁早早排着队,将田地里遗落的谷粒挪进洞穴;鸟儿修补完漏风的房子,慌忙将山野干果叼了来藏在脚底下。不过豺狼自恃才高,并不担心锋利的獠牙沾不了寒腥,霜降天空物尽时,才想起过冬的粮食喂不肥这一身蓬乱的皮毛,四处逡巡,不舍昼夜,双目射出发寒的绿光,在草丛中找寻那顿意外的晚餐。“萧萧落木不胜秋,莫回首、斜阳下。”一叶知秋,深秋之叶则知趣,纷纷落下,褪去的衣衫里装满了霜气,太阳也羞湿地躲开了。深秋的原野太安静了,静得耳畔呼呼作响。原来,动物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不言不语,不饮不食,敌不过这季节的枯寒,微闭双目养神,准备让时光在梦里凝固整个冬天。

时令霜降,人间并不清闲。北方大部分地区秋收几近尾声,种下的大葱也不指望了,“霜降不起葱,越长越要空”。少许地方纷纷扬扬下起了雪,霜降成了群演中

也不算晚。看秋山高远,看暗绿盈怀,看流岚如纱,雾霭似梦。衣衫沾了山中湿气,秋意上身,群峰在斜阳下愈发青黛,心中丘壑豁然。

的路人丁,煞有介事上了场,镜头的无视却让人感觉他从未来过。南方的性子缓,也勤快,农事一茬接一茬,秋末仍有人挥镰割稻,一弯腰,抬手,沉甸甸的稻子里有隔夜霜寒,更有一秋的热。忙完水稻,该下早茬麦了,该种油菜了,将棉花的棉秸拔去,翻整翻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爱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黄,实而赤,食之不劳。”《山海经》中这食之不劳的嘉果,便是柿子。柿子经霜降,橙红如灯笼,赤裸裸缀在枝头,柿叶落尽处,是秋饱满,是季节的丰盈,如海枯石烂般的执着与痴情。霜降吃柿子正好,采下硬柿,去皮,剥去籽粒,置于谨慎的秋阳下晒干即可。晒干的柿子橙黄透明的一饼,有晶白的糖末溢出,宛如蒙了冰镇的晨霜。

柿子只是应了时令的小味,抵不得这一惊一乍的秋寒。霜降时节,很多地方有“煲羊肉”“煲羊头”“迎霜兔肉”的食俗,大热之物煮煮,小酌几杯,大小之间便得了进补的中和之气。

坊间有“霜打菊花开”之说,补足了身子,须得趁兴行了赏菊雅事。这一时节的秋菊得了霜气,愈发艳丽。择一僻远处,举杯邀菊花,静听花开花落,坐看云卷云舒,一个人的世界里尽是满世界的菊花。花事在梦里起舞,有忠诚与思念,有优雅与单身,有遇见,还有新生。

苍苍秋高,霜降登临也不算晚。看秋山高远,看暗绿盈怀,看流岚如纱,雾霭似梦。衣衫沾了山中湿气,秋意上身,群峰在斜阳下愈发青黛,心中丘壑豁然。

秋原

李昊天 摄影



下党村的灯火

□江俊涛

又来下党村时,我爱上了这里的夜色。

下党位于闽东大山深处,主要由新村和古村两部分组成。夜幕降临后,我从新村走向古村,转过一个弯,就看见一片灯火扑面而来。道路右边皆为商铺,由老房子改造而成,门口、窗口都透出了温馨的灯光;外墙上,屋顶上都安装着灯带,勾勒出老房子那古朴厚重的轮廓;屋檐下吊着灯笼,黄色的灯光穿透红色的悬空,宛如一颗颗熟透的柿子悬在枝头。

商铺后面就是古村,沿着山坡仍分布着一座座老房子,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近几年来已被开发成民宿、画室、作坊、直播间,在

灯光的装扮下显得格外时尚。不时有游客从巷子里走过,灯光打在他们脸上,与那夯土墙体一起,斑驳成油画风格。我在古村里逗留了一会儿,便沿着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拾级登山,来到文昌阁旁边的最佳观景处,回身看去,瞬间便被震撼住了。

啊!下党的夜景,多么迷人!

在苍茫的夜幕下,一片璀璨的灯火横空出世,它倚着山傍着水,就像一颗颗夜明珠聚集在一起,仔细听仿佛还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这就是下党古村的夜景,被灯火扮靓的夜景。灯光不断切换出红黄蓝的颜色,与打在翠竹上的灯光一起,营造出了“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景,惹得旁边拍照

的众多游客一阵阵惊呼。极目远眺,碑坑山上的灯火与下党古村的灯火交相辉映,就像启明星一样,照亮了这里的夜空。

而鸾峰桥上的“灯光秀”使得它看起来更像一只正在腾飞的大鸟。我穿过鸾峰桥来到饭甑岩上,举目望去,只见文昌阁上的灯火和旁边那条陡峭的青石板小路上的灯火已连成一线,成为一条被灯光照亮的小路。这条小路曾经是进出下党的唯一通道,如今,这条小路已成为“党群连心路”,每天都要迎来不少游客,在夜间更是亮如白昼,也照亮了游客的心。不用说,这条小路见证了夜幕中的下党所发生的沧桑巨变。

是的,夜幕中的下党,沧桑巨变。

犹记得,三十多年前的下党,在夜晚时还是一团漆黑。那时的下党极端贫困,村民们照明主要用煤油灯,条件更差的则用“火蔑”,即砍下毛竹后劈成条,在泥水中浸泡一个月后捞起来晒干,晚上点燃它充着“油灯”,灯光如豆,极其昏暗。

于是,让下党人民用上电灯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心头大事。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告诉我,当年他被派到下党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群众用石块、水泥拼合成一个压力水管,将原有的一个废弃小水电站恢复起来,并安装了十二千瓦的发电设备。但因电量有限,每天发电时间不足两小时,只能供碾米使用。“夜晚,我们点着蜡烛、煤油灯、松明,围坐一起商讨问题……”人们渴望用上电灯,渴望家里亮堂起来……

时光前进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中共宁德地委的主要领导沿着文昌阁旁边那条陡峭的青石板小路来到下党访问苦指导

发展,并决定支持下党四十万元用于水电站建设,从此解决了下党群众用电难的问题,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家里亮堂了,心里便亮了……此后,乡亲们秉承“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以干得助、久久为功”的精神,在电业的襄助下埋头苦干持续发展,让这里的夜晚不再单调且越来越亮……

后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拉开了精准扶贫的大幕,下党也迎来了最重要的发展机遇,村干部带领村民们挖掘红色资源,创设定制茶园、发展乡村旅游,终于摆脱了贫困、奔上了小康、走向了富裕。日子过好了,他们便开始精心打扮家园,给古村和新村都安装上夜景灯,“灿若星河”般美丽了这里的夜晚。此时的灯光已不仅仅用于“照亮”,还用于“扮靓”——灯火之于下党,已从物质层面跃升至精神层面。

从“照亮夜晚”到“扮靓夜晚”,下党的灯火开始迭代升级,大放异彩。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通过视频展示了下党的夜景,下党那璀璨的灯火以及灯火下

的美好家园在全球面前惊艳亮相!背后的故事是,下党的发展已进入快车道,“经济兴则夜色美”!

忽然想起那条著名的“胡焕庸线”,即沿着黑河和腾冲画一条直线,直线的东侧经济相对发达,直线的西侧经济相对落后。近十年来,通过卫星图来看夜幕下的这条线,东边的灯火愈加辉煌,西边的灯火也逐年递增。有人说,卫星夜光数据可以反映人类活动的强弱,可以分析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我深以为然,并为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

下党是幸运的,因为它刚好位于“胡焕庸线”的东侧,其周边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并且自身也拥有绿水青山等良好的资源,就像烟花一样,一点就燃,为中国的夜景增光添彩。下党是幸运的,因为它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不仅实现了华丽变身,还用灯火把自己打扮得越来越妖娆,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中国最美山村夜景”,代表着中国形象。

下党的灯火,照亮了中国,惊艳了世界!